

刘嘉湘辨治结直肠癌常用对药与角药浅析*

徐博文¹ 韩馨悦² 付晓玲^{3▲}

摘要 国医大师刘嘉湘教授首倡“扶正治癌”法,立中医扶正治癌标杆。其在临床辨治结直肠癌时,善用对药及角药,以扶正抗癌为治疗大法,扶正于平补之中,祛邪无伤正之虞,重视斡旋气机,且不忘和中护胃,以平为期,力求恢复机体阴阳平衡,临床取得良好疗效。文中就刘嘉湘教授治疗结直肠癌的常用对药、角药配伍经验作一系统梳理,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。

关键词 结直肠癌;中医药疗法;对药;角药;名医经验;刘嘉湘

结直肠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,近年来在我国其发病率与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,对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^[1]。目前,西医治疗以手术、化疗、放疗、靶向治疗等为主要手段,但仍存在疗效有限、不良反应显著、易复发转移等挑战。中医药在延长患者生存期、减轻放化疗毒副作用、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^[2],已成为结直肠癌综合治疗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刘嘉湘教授(以下简称“刘师”)为第三届国医大师,临床耕耘六十余载,率先提出“扶正法”治疗恶性肿瘤,强调“正气虚损”是癌瘤发生、发展的关键病机。刘师临证注重“以人为本”,融扶正与祛邪、辨证与辨病、整体与局部于一体,以“除瘤存人”“人瘤共存”为治疗目标,为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提供了重要思路^[3]。现将刘师辨治结直肠癌常用对药与角药经验作一系统整理,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。

1 病机首责虚、湿、瘀、毒

结直肠癌属中医学“肠风”“下痢”“锁肛痔”“脏毒”“积聚”等范畴。古代医籍对其病因病机已有论述,如《外科正宗》载:“脏毒者,醇酒厚味,勤劳辛苦,蕴毒流注肛门结成肿块。”《医宗必读》亦云:“积之成也,正气不足,而后邪气踞之。”刘师认为,本病多因正气亏虚,或饮食不节、过食肥甘,或劳倦内伤,或情志失和,损伤脾胃所致。脾胃损伤,运化失司,湿浊内生,酿湿生痰。湿浊阻滞气机,气不行则血不畅,久则成瘀;脾不统血,血溢脉外,离经之血留着成瘀。痰浊、瘀血互结,壅滞经络,

郁久化热,热毒内生。痰瘀毒热相互搏结,胶固不解,终成顽毒积块。其病机本质为本虚标实,以正气亏虚为本,湿、瘀、毒胶结为标,属虚实夹杂之证。

2 以扶正抗癌为法,随证治之

《灵枢·百病始生》云“风雨寒热,不得虚,邪不能独伤人”,指出正气的不足是疾病产生的内在根源。结直肠癌的发生与脾肾虚弱密切相关,正气不足则邪气留恋,肿瘤既成又进一步耗伤正气。治病必求于本,故刘师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确立以“扶正培本”为核心治则,强调谨调阴阳,以平为期,补虚扶正而不助邪,解毒祛邪而不伤正,施之于临床,每获良效^[4]。

刘师临证辨治结直肠癌以扶正抗癌为基本治则,并依据临床证候灵活化裁:脾虚气滞者,治以健脾理气;脾肾阳虚者,治以温补脾肾;湿热蕴结者,治以清热利湿、解毒散结;瘀毒内阻者,治以化瘀解毒;肝肾阴虚者,治以滋补肝肾、兼清虚热^[5]。其常用对药与角药如图1所示。

2.1 太子参-白术-茯苓:健运脾气以助运化 太子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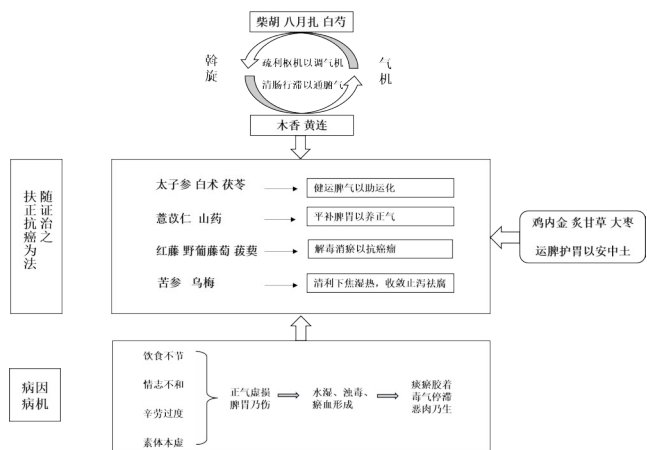


图1 刘嘉湘辨治结直肠癌常用对药、角药浅析示意图

*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(No.82374196)

▲通信作者 付晓玲,女,主任医师,教授,医学博士。研究方向:中西医结合抗消化道肿瘤的基础与临床研究。E-mail:fuxiaoling111@163.com

• 作者单位 1.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临床医院(辽宁 沈阳 110000);2.义乌市中医医院(浙江 义乌 322000);3.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(上海 200011)

益气养阴,补而不膩;白术健脾燥湿,为运脾要药;茯苓渗湿健脾,兼可宁心安神。三药相合,取四君子汤之意,共奏健脾益气、化湿助运之效,使脾胃强健,正气充足以御邪。本组合以太子参为君,性平清补,气阴双补而无壅滞之弊。脾为太阴湿土,喜燥恶湿,白术、茯苓相伍,健脾与渗湿并进,以复中焦运化之职。《医方考》谓:“苓、术相配,健脾渗湿,运化有权。”刘师临证常用太子参12~15 g,白术9~12 g,茯苓9~15 g。三药合用,补而不滞,补中寓利,使脾胃健旺,运化复常。《金匱要略》云“四季脾旺不受邪”,脾胃运化如常,则邪不可干,病无由生。

2.2 薏苡仁-山药:平补脾胃以养正气 薏苡仁健脾渗湿;山药补脾肺、益肾精。二者皆性味平和,甘淡相济,药食两宜。二者配伍使用,健脾而不滋膩,渗湿而不伤正,正合“养正积自消”之旨^[6]。《本草经疏》谓薏苡仁“性燥能除湿,味甘能入脾补脾,兼淡能渗湿”;山药甘平,能健脾补肺、固肾益精,《本草纲目》称其“益肾气,健脾胃,止泄痢,化痰涎,润皮毛”。刘师临证常用山药12~15 g,薏苡仁30 g。二者相伍,平补脾胃,扶助正气,使中焦健运、湿浊得化,从而达到正气复、积聚消的疗效。

2.3 红藤-野葡萄藤-菝葜:解毒消瘀以抗癌 红藤(又名大血藤),性平味苦,功擅清热解毒、祛风活血、止痛散瘀。野葡萄藤,味甘性平,《广西植物名录》载其叶可“清热消肿、解毒利湿,治痢疾、疮疡肿毒”。现代研究表明,二者均具有抗肿瘤活性^[7-8]。菝葜功能利湿泄浊、解毒活血,其提取物可显著抑制肿瘤细胞增殖,对结直肠癌作用尤为明显^[9-10]。刘师临证常用红藤15 g,野葡萄藤30 g,菝葜9~30 g。三药相伍,协同奏效,共奏清热解毒、利湿通络、散结消肿之功。正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所言:“气有多少,病有盛衰,治有缓急,方有大小。”刘师常以三药为基础,并根据病邪深浅、是否接受放疗化疗等具体情况,因人、因时灵活化裁。

2.4 苦参-乌梅:清利下焦湿热,收敛止泻祛腐 苦参味苦性寒,为清利下焦湿热之要药。结直肠癌患者多本虚标实,湿热瘀毒滞于肠腑,湿郁化热,湿热瘀阻,缠绵难解。“苦”能泄、能燥、能坚,苦参清利湿热之力尤著,《本草新编》称其“治肠风下血,热痢刮痛难当……破癥瘕,散结气”。现代研究显示,苦参提取物具有良好抗肿瘤活性,在防治结直肠癌复发转移、术后化疗减毒增效等方面效果显著^[11-13]。乌梅味酸涩,性平,归肝、脾、肺、大肠经,功擅敛肺、涩肠、生津。腹泻下利为结直肠癌常见症状,刘师常以苦参15 g配伍乌梅9 g,清湿热而兼涩肠止泻。此外,《神农本草经》载乌梅“下气,除热烦满……去死肌,去青黑痔,蚀恶肉”,现代研究亦表明其具

有抗结直肠癌作用^[14]。二者相合,苦寒清热、酸收敛肠,祛邪而不伤正,共奏清利湿热、涩肠止泻、解毒祛腐之效。

3 注重斡旋气机

《素问·举痛论》云:“百病生于气也。”《丹溪心法》亦曰:“气血冲和,万病不生。”结直肠癌的发生、发展与气机升降出入失常密切相关。正气虚损,则气化失司、津液不布、血行不畅,终致阴阳失调、脏腑失养,病理产物积聚而成癌肿。刘师指出,扶正抗癌并非简单补益,其根本在于使机体恢复至该个体未病前的平和状态,重建阴阳平衡^[15],正如《黄帝内经》所言:“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,以平为期。”气机调畅是阴阳平和的前提,故刘师在辨治结直肠癌时尤重斡旋气机,以使脏腑功能协调、气血流通有序。

3.1 柴胡-八月扎-白芍:疏利枢机以调气机 津液的输布有赖于气机的升降出入。肝主疏泄,能调畅全身气机,疏通三焦水道,使气行水行,促进津液环流、精微布散、糟粕下传。周学海《读医随笔》云:“肝者,贯阴阳,统气血,居贞元之间,握升降之枢。”肝体阴而用阳,为阴阳变化之关键。柴胡为疏肝理气要药,其性轻清芳香,具升发疏达之性,与肝喜条达之生理相应。八月扎功擅疏肝理气、活血止痛,与柴胡相伍,共助肝气疏泄。白芍养血敛阴、柔肝止痛,与柴胡为伍,则养肝体而助肝用,使其辛散有制、柔敛有度。肝体阴柔,则疏泄如常。刘师临证常用柴胡6~9 g,八月扎12~15 g,白芍12 g。三药相合,贯通阴阳,气阴兼顾,体用并调,疏柔合法,使气机畅达,气血津液代谢复常。

3.2 木香-黄连:清肠行滞以通腑气 木香味辛性温,能破滞气、通壅塞,长于行气止痛、调肠治痢。黄连苦寒,清热燥湿、泻火解毒。此药对取法于香连丸,以辛开苦降为用,清肠中湿热、调气机以除后重,适用于结直肠癌伴湿热下痢之证。二药寒温相伍,辛开苦降,共奏清热燥湿、行气导滞之效,使热清湿化、积滞得下,诸症自除。正如刘河间所云:“调气则后重自除,行血则便脓自愈”,强调治病求本,通因通用,以行气导滞为要。刘师临证习用木香、黄连各6~9 g。二者相配,温燥与苦寒相制,既清热燥湿,又行气导滞,避免过温助热或过寒伤中之弊。

4 不忘和中护胃

《脾胃论》言:“元气之充足,皆由脾胃之气所养,而后能滋养元气。”脾胃为后天之本,气血生化之源,脾胃强健则人身安和。刘师临证用药,始终注重顾护中焦,

力求扶正而不壅滞,祛邪而不伤中。其在扶正祛邪的同时,常配伍消食助运、和中护胃药对(如鸡内金-炙甘草-大枣),使中土安和,纳运得当。

鸡内金为鸡之脾胃,具健补脾胃、消食助运之妙用,可助药力运化。《滇南本草》谓其“宽中健脾,消食磨胃”。炙甘草甘性,归心、肺、脾、胃经;大枣甘温,归脾、胃、心经。二者相须为用,既可补中益气,又能缓和药性。三药相合,一则调和脾胃、建中益气,使补而不滞、滋而不腻;二则调和方中诸药,顾护中焦,使中土安和,纳运如常。

5 验案举隅

刘某,男,59岁,2023年4月12日初诊。主诉:结肠癌Ⅲc期术后1月余。患者于2023年2月因便血就诊,确诊为结肠占位,2023年3月5日行手术治疗,术后病理示浸润溃疡性腺癌,拟行化疗。刻下症见:精神疲乏,面色苍白,形体消瘦,乏力明显,活动后加重,偶有口干,无口苦,纳差,寐欠安,大便溏,小便正常。舌质淡,苔白腻,脉沉细。西医诊断:结肠癌术后(Ⅲc期)。中医诊断:肠癌,证属脾虚痰湿,痰毒互结。治法:补气健脾,化痰解毒,扶正抗癌。处方:益气健脾解毒方(刘师自拟经验方)。药用:太子参15g,生白术15g,茯苓15g,北沙参15g,麦冬9g,石斛15g,红藤15g,野葡萄藤30g,菝葜30g,生薏苡仁30g,淮山药15g,苦参9g,乌梅9g,白芍15g,甘草6g,八月扎12g,大枣6g。共14剂,每日1剂,水煎,分2次服用。

2023年5月3日二诊:患者精神一般,面色稍见红润,乏力较前减轻,无口干口苦,纳食尚可,夜寐欠安,大便调,日行2次。舌淡红,苔白,脉沉。辨证仍属脾虚痰毒内结,心神失养。前方基础上加远志6g,石菖蒲9g,茯神15g,以宁心安神、化痰开窍。继服14剂,煎服法同前。

2023年5月18日三诊:患者精神转佳,面色红润,乏力明显改善,无口干口苦,纳可,夜寐安,大便调,日行2~3次。舌红,苔白,脉沉。患者坚持服药3月余,诸症平稳,守前方辨证加减,以巩固疗效。

按 本案患者为结肠癌术后,以体虚神疲、乏力纳差为主症。刘师四诊合参,辨为肠癌(脾虚痰湿,痰毒互结证),立补气健脾、化痰解毒、扶正抗癌之法。方中以太子参、白术、茯苓为君,补气健脾,其中太子参清补气阴,补而不腻;白术、茯苓相伍,健脾化湿,复中焦运化之职。麦冬、石斛、北沙参养阴生津,气阴双补,以平为期。红藤、野葡萄藤、菝葜三药协同,清热解毒、利湿通络,直折癌毒。苦参、乌梅一清一敛,清利湿热而兼涩肠,祛邪

不伤正。八月扎、白芍疏肝养血、柔敛相济,调畅气机,助气血津液布散。甘草、大枣和中护胃,调和诸药,顾护中土。全方扶正与祛邪兼顾,健脾与解毒并施,共奏益气健脾、化痰解毒、扶正抗癌之效。

6 小结

刘师辨治结肠直肠癌,谨守“正气虚损为本,湿、瘀、毒停滞为标”之病机,以扶正抗癌为核心治则。临证常用太子参、白术、茯苓、薏苡仁、山药平补脾胃以扶助正气;红藤、野葡萄藤、菝葜利湿通络、解毒散结以助抗癌;苦参、乌梅清利下焦湿热、涩肠止泻。同时,其在临床中注重斡旋气机及护胃安中,协助恢复人体的阴阳平衡。

刘师临证审机求因,圆机活法,善用对药、角药配伍,并随证灵活化裁。其方药看似平易,却每收桴鼓之效,充分体现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特色与优势。

参考文献

- [1]王露尧,张鹭鹭.中国结直肠癌发病和死亡情况及防控策略[J].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,2021,28(12):1195-1197.
- [2]唐幸林子,方灿途,张华堂,等.基于中医传承辅助系统分析结直肠癌中医用药规律及证候分布[J].山西中医,2021,37(11):49-52.
- [3]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名中医学术思想传承办公室.龙医传薪:海派中医流派(刘嘉湘故正治癌学术传承研究基地)[J].上海中医药杂志,2021,55(12):2.
- [4]刘嘉湘.阴阳平衡与扶正治癌理论在癌症治疗中的应用[J].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,2010,24(1):1-2.
- [5]李和根.刘嘉湘辨治大肠癌经验[J].上海中医药杂志,2011,45(8):6-7.
- [6]马明慧,刘秀峰,余伯阳.薏苡仁的本草考证[J].中国民族民间医药,2021,30(19):32-37.
- [7]赵秀梅,柯洪琴,于慧斌.大血藤药理作用与临床应用研究进展[J].中医药导报,2014,20(11):41-43.
- [8]畅晓洁.野葡萄藤抗结肠癌活性成分的研究[D].广州:华南理工大学,2012.
- [9]王涛,杨华山.菝葜乙酸乙酯提取物抗癌机制研究[J].肿瘤基础与临床,2007,20(2):129-131.
- [10]吴源陶,邹译娴,张春虎,等.菝葜皂苷元对结肠癌细胞HT-29凋亡和自噬的影响[J].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,2021,41(11):1645-1649.
- [11]胡锦涛,王宇.苦参碱抗肿瘤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[J].中华中医药学刊,2022,40(5):171-175.
- [12]张明发,沈雅琴.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抗大肠癌药理作用研究进展[J].药物评价研究,2020,43(6):1189-1196.
- [13]任宏涛,王中卫,王亚利,等.苦参碱对结肠癌患者术后化疗减毒增效及增强免疫力的影响[J].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,2016,25(27):3066-3068.
- [14]潘雨烟,罗梦雪,方霜霜,等.基于网络药理学的乌梅抗结肠癌机制研究[J].海南医学院学报,2021,27(14):1084-1090.
- [15]顾军花,刘嘉湘.刘嘉湘教授“扶正治癌”理论核心及运用方法[J].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,2017,37(4):495-499.

(收稿日期:2025-10-19)

(本文编辑:黄明愉)